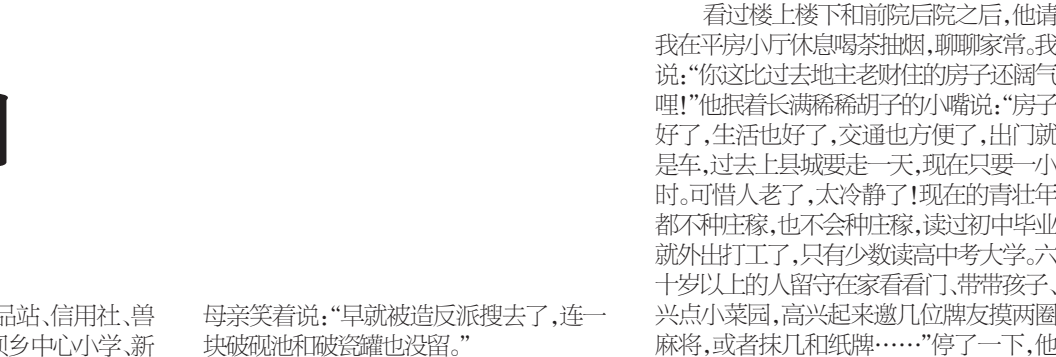


看过楼上楼下和前院后院之后，他请我在平房小厅休息喝茶抽烟，聊聊家常。我说：“你这比过去地主老财住的房子还阔气哩！”他抿着长满稀稀胡子的小嘴说：“房子好了，生活也好了，交通也方便了，出门就是车，过去上县城要走一天，现在只要一小时。可惜人老了，太冷静了！现在的青壮年都不种庄稼，也不会种庄稼，读过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只有少数读高中考大学。六十岁以上的人留守在家看看门，带带孩子，兴点小菜园，高兴起来邀几位牌友摸两圈麻将，或者扶几和纸牌……”停了一下，他到卧室拿着糖果和葵花籽来接者说：“现在乡下人跟城里人一样，田地都是种粮大户外包去了，没有庄稼活做，吃的大米都是按月买；饲料太贵，看猪不划算，吃肉也是买；农药用得太多，一些小沟小塘鱼虾也没有，鱼也要买；鸡不养，圈养三五只母鸡下蛋给孩子吃。公棚后厨亩草地都铺上水泥，鸡也不能放，鸡屎到处拉，影响环境卫生……”他滔滔不息地说游都是实在话，虽然都是身边事，听起来感到有几分新鲜。

休息片刻，他又带我到屋前屋后走走。大路小路都铺了水泥，路灯也安了。村前有广场，广场上安了健身器材。广场南边有祠堂，也称文化活动中心，清明时节到祠堂祭祖，春节期间家家都托着祭品和香纸到祠堂完年，屋场有公益事也在这里碰头议商。屋场前就是老西圩，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耕地都整平了，沟渠也调直了，纵目一望，一排排，一浪浪，很是赏心悦目。但仔细端详却又感到空荡荡的，似乎少了点什么。中稻收割结束，大部分田野中都是一汪白水，没插晚稻，没种油菜，也没种花草。我侄儿说：“现在种粮专业户都往广东交租，产量高，一亩要收一千多斤，只种一季，再加国家的种粮补贴，就很有赚头了”。啊……

太阳偏西了，时针指向下午四点，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该驱车回城了。故乡虽好，已无我留宿之地。我在老家，只有三间屋基地躺在野草荒烟之中，南院一棵百年老树，似曾相识，依然枝叶繁茂，频频向我致意，我惆怅流涕，迟迟不肯离去……

漫漫人生路，悠悠故乡情，时光荏苒，我离开故乡算来已六十余年，作为浪迹天涯的他乡游子，我依然一往情深。我爱我的故乡石隆山，我的根在石隆山，我的父母和列祖列宗长眠在石隆山下。但愿我可爱的故乡，山更清，水更秀，人更精神！



母亲笑着说：“早就被造反派捉去了，连一块破碗地和破瓷罐也没留。”

今年暑假，我的一位曾侄孙，考取了华中科技大学，邀请我回乡参加升学宴。因年事已高，一般宴会我是不去的，但是升学宴我一定争取参加。我揣着小红包，兴致勃勃地又作了一次故乡行。宴席设在洗粉店的鸿运大酒店。一进大厅，灯红酒绿，一派吉祥喜庆的景象。大厅摆了八桌酒席，后边还有四个包间，一次可开十二桌，够气派的。上午10时许，客人陆续来到大厅，虽然都是亲戚和乡邻，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是屋场中比较年长的一位，我的同辈人基本都作古了。他们来的都是晚辈，有的喊我大爷，有的喊我小爷，有的喊我大伯，有的喊我大叔，我只点点头，或者握手笑了笑，基本上都叫不出他的名字。席间谈起家常来还是比较亲切的，他们喝酒请拳，气氛很热烈。每个席间都有小孩，都是爷爷奶奶带来的，爸妈都到远方打工去了。

散席后，一位年逾七十的房侄约我到他家去看看。这是新农村建设比较规范的农家住宅，一进大门就是一座大院，院子中间有一座圆形花坛，栽了菊花、茶花和凤仙花一类的花草，左边院墙有一棵橘子树，右边是一棵大桃树。大院后方是一座两层三大开间楼房，第一层是他儿媳住的，有大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储藏室，第二层是他孙子住的，格局不一样，也有大厅，大厅后部是卫生间，南边一间是阳台，北边一间隔成两小间，是孙子和孙女住的。他带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打开一楼大厅后门看看后院，后院有两间小巧实用的平房，我问这是作什么用的，他说“这是我俩口住的”。别看宅小，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小厅，有厨房、洗澡间，还有一口烧柴的灶。儿媳长年在外面打工，楼房一般是不开的，他进出都是后部的小门，只有春节期间儿媳打工回来，才敞开门后门热闹一阵子。



赏春图 卓卓雨 摄

## 乡村即景(组诗)

●孙大顺

### 油菜花香

我要去的地方油菜花香
我走得很慢
要把故乡的记忆
均分在路上，再一粒粒捡起
稍高些的望春花开始画画
空气里都是芬芳的笔墨

低处的水塘，敞开的田野
宁静的村庄
都在一幅水彩画里
时光已原路返回
现在，我只想把干净的心灵
作为礼物，谦卑地交给故乡

### 春忙

风带着油茶花，绕着山坡奔跑
一棵跟不上节奏的白玉兰
手搭凉棚，
多像我白发苍苍的老祖母
等待带着一身露水
与香气的父母，从田间回来

草尖上的阳光，往村庄的方向
挪了挪位置。一声狗吠
惊飞一对恋爱的七彩山鸡
一棵紫云英抬起头来
弯腰劳作的人们抬起头来
整个人间也跟着抬起头来

### 乡村即景

蜿蜒的村路，像收不回来的
形容词，修改一些老旧的记忆
把乡村的美景，带向远方

## 副刊

# 情系石隆山

●檀钟

士研究生，定居美国。2009年回国作寻根问祖之旅，专程到箭坝村察访，回北京后，她到国家图书馆复印檀钟许多诗文提供给我正在编辑的《雷音续集》。

石隆山最繁华的地段是洗粉村，洗粉村因村内的洗粉店得名，那么洗粉店因而而得名呢？村中人传说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很早很早以前，石隆山林木繁茂，古树参天。林中有一种青藤，粗而且壮，缘木而生。藤上结有莲蓬状的果实，人们称它为“栽芭”。果实中含有丰富白色浆汁，尝之味甘，把它剥开放入水中漂洗，白浆纷纷流出沉淀成块，浆块晒干后用沸水冲服，香甜可口，既解渴又降温。有利利者，在路旁设凉棚将果汁出售，很受来往行人青睐，一时传为醉餐美饮。后来喝的人多了，卖的人也多了，人们便称这里为洗粉店。

洗粉店位于石隆山中段，是石隆山人通往渡口、高土、石碑的交通枢纽。路旁设有十几家商店，是石隆山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型集市。解放前夕，这里有日杂百货店、糕饼店、豆腐店、杀猪店、烟酒店、裁缝店、篾匠店、理发店，还有酒馆、茶馆、烟馆，还有醪糟坊、熬糖坊。我记得最深的是：檀彩南开办的综合商店，规模最大，前店后坊，生意兴隆；还有檀毓高开办的乐平酒店，是石隆山文人聚会和绅士议事最佳场所。菜肴丰富，厨艺很高，门上有副对联：“闻香下马，知味停车”，虽然有点夸张，却也几分真实。还记得一位醪糟的老师傅，个子高高的，头上留着一支清朝的大辫子，有时像高盘盘在头顶上，有时像尾巴拖在背后，我觉得新鲜，老是跟在他后面看；还有一位叫福贤的大烟馆老板被县府抓去正法了；一位叫王炳文的土匪被晋源堂保安队逮到在石隆山下的草地上枪毙了。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不值一提，却总忘记不得。

1952年土地改革前，新坝乡政府设在洗粉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洗粉店又热

连太阳都好像压得喘不过气。整个视野里似乎笼罩着一层轻纱。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围墙，高楼连同路上的车流和行人都显得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汽车的闪光灯忽闪忽闪的，就像神话故事里的海市蜃楼里迷人的珠光紫气。使人不禁浮想联翩，在这美丽的雾里不知藏着掖着多少心驰神往的故事。

一会儿，太阳终于按捺不住，它想探望那个童话里神秘的世界，渐渐从云层里钻出来。就在这时，雾就像帷幕一样渐渐拉开，行人渐渐多起来，喧嚣如流水从小区大门涨起来了。我从小区门前经过，一阵“唰唰，唰唰”的声音，随着这有节奏的声音，雾被赶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连同地上的纸屑、落叶，最后一同被赶走。“檀大爷，早啊？”我习惯地打着招呼。她撩起橘黄色雨衣的帽子：“早啊！”语气有些迟疑。我不禁打量了一眼。“是您啊？檀大爷呢？”原来是檀大爷的老伴。她停下手中的活，“哎，别提了，老头腰椎盘突出的毛病突然犯了，我来替他换一下。”我说：“檀大爷说您不是身体也不怎么好吗？生病了不可以向单位请个假吗？”“我也这这么说呀，死老头就是不肯，说请假给人家添麻烦，人家还要另请他人。所以我只能替他将就就将。”

听后，我心里有些唏嘘。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就像杂草从这个的一株草芥，在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里漂浮着。它要应对着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经受各种各样恶劣环境的考验。每个人都是在钢筋水泥的夹缝中求生存。不是吗？每天出没于小区门口的，有开宝马奔驰的白领高管，旁边还搭配着涂脂抹粉的时髦女郎；也有骑电动车、自行车穿行于风霜雪雨中的上班一族。更有甚，清晨五、六点钟，一个接一个的年老老者和时间赛跑抢着在垃圾桶里翻捡能卖钱的包装盒和饮料瓶。他们一天的捡拾所得，有时还不够那些城市佼佼者一杯奶茶的钱。这又能怎样呢？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出现等级差别。就像一座森林，有高大珍贵的乔木，也有矮小低廉的灌木，甚至也有踩在人们脚下的贴地生植物。正是因为这样的五花八门才有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就像檀大爷夫妇，他们不就像那大森林里一株不起眼的外来之树吗？他们为了儿女挤进这座城市，在这个大森林里扎根下来，以至不再漂泊，这要付出多少代价啊！

雾彻底地消散，不留一丝痕迹，城市的一切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高楼突兀，在蓝天下更显雄伟与气魄。几只灰鸟在树上嬉戏追逐，树上金黄的叶子簌簌落下，连同挂在枝干上的露珠也纷纷砸在树下的小草上。马路上重新喧闹起来，车流裹挟着人流，滚滚而去……这一切的一切，构成城市风景画，而那橘黄色的影子穿梭于街道的流水之中，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让纯净的铬黄，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上，在各种程度的蓝色底子上，从最淡的维罗内塞的蓝色到最高级的蓝色，闪闪发光……”（梵高语）

这“向日葵”，在我的心中，便是最美的太阳之花！

## 安慶日報·望江周刊

石隆山，是我可爱的故乡。

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很久。随着岁月的增长和世道的变迁，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乡情结，像片片挥之不去的云彩，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时愈久，情愈浓。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故乡渡过的，记忆犹深。1954年，年方弱冠便离开故乡，像浮萍，居无定处，在茫茫尘海中随风漂流。1969年非常时期，我的妻子受我株连，带着幼儿园女从县城下放到我老家插队落户。农忙季节，我断断续续在家待过一段时日。当时土革时分给我家两间旧屋已年久未葺，加上三个孩子渐渐长大，我的患难妻子历尽千辛万苦，因陋就简地改建成三间土砖瓦屋，一家五口算是在故乡安居了。后来妻子和孩子回城了，老母亲也谢世了，三间瓦屋因无人居住和管理，在风雨飘摇中坍塌了。从此很少回乡，常常有一种隔世的悲哀。

我老家坐落在县城东北隅的河北新坝石隆山洗粉店，“河北”是望江人特定的指称，望江县城境内有座名叫武昌湖的大湖，宽十里，长三十里，像一面明镜镶嵌在县境中央，映照着两岸绿树青山。人们习惯地武昌湖南岸称为河南，武昌湖北岸称河北。民国年间，河北有廉恭、元善、湖山三乡，石隆山属于元善乡。解放后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元善乡改名为新坝乡，洗粉店改名为洗粉村。

新坝乡得天独厚，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山有水，自成体系。山不高，却蕴藏几分灵气；水不深，却富有几分秀色。泥塘沟河环绕乡境东南，新坝河环绕乡境西北，像两道天然屏障呵护着这片灵秀的土地。石隆山像一条长龙横卧在乡境中部，东起龙口河，南至鲁滩河（两河都是泥塘沟河的一部分），涨水时拦渡，落水时架桥。石隆山又称石龙山和十龙山，有十龙抢宝珠的传说。长十里，宽二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饶，人才辈出。山脊早已夷为平地，聚住着檀、王、廖、江、邱、蔡、邵、万等氏族，约三万多人口。先后建有四座宗祠，从东北到东南依次为檀氏宗祠、江氏宗祠、邱氏宗祠、廖氏宗祠，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其中建于清康熙初年的檀氏宗祠，规模最为宏大，三进两明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蔚为壮观。祠前有两座牌坊分列左右，一对石狮雄踞于门前。第一进广联是：“量沙世泽，著礼家声”。上联指的是东晋大将檀道济行量沙之

## 春游蜀西湖（外一篇）

●方武

### 太阳之花

时令已至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气——大雪。此时本应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情景。然而，连续几天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代替了雪的登场。

清晨，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细雨，从云层里随心所欲地落下。天阴沉沉的，风凉嗖嗖地，从街道口吹来，使人不禁打了个寒颤，栗树金黄的叶子，飘在空中，有的落在路边绿植的空隙，有的落在人行道上，也有的落在马路上……只有海桐树，女真树，那些不惧严寒的植物夹道排列，它们沐浴在雨中，愈加清秀苍翠。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一律撑着雨伞，把头埋在衣领里匆匆而行。

远处，街道十字路口，一个橘黄色的身影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中若隐若现，他时而俯身捡拾，时而抬首凝望，时而从三轮车上取下扫帚熟练地扫着……他就是环卫工人——檀大爷。檀大爷，今年66岁。北方口音，瘦小的个子却依然精神矍铄的样子。古铜色的面颊镶着一对小眼睛，长而浓密的眉毛更显苍劲精纯。一年四季，橘黄色的外套是他的衣着标配，一顶黑毡帽是他区别于别的环卫工人的不同之处，他一边清扫落叶一边不时跟行人打个招呼。他是那么的随意，自然，干练而又一丝不苟！听老人所言，他来自北方一个小县城，退休前在一家企业当工人，后来下岗了，现在拿基本养老金，生活基本上有着落。他说孩子在城里生活压力也挺大，为了不给儿女们添累赘，自愿做环卫工，一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二来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动筋骨，养养身子，寻求精神寄托。每当老人说起自己的工作意图时，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足的笑意。

尽管他身体很硬朗，但老人有听力残疾。听老人介绍，年轻时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长期机器发出的噪音毁坏了自己的耳朵，落个终身残疾。我说：“您耳朵骨，做环卫工不危险吗？”老人煞有介事地说：“有啊，刚来的那一年差点送了命。一个大雾天气，我正在马路清扫地面，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右侧驶过，我一转身被她的车把手拽倒了，因为惯性较大，我重重地摔在马路上，顿时只感觉右胳膊疼痛难忍，后送到医院，结果诊断为粉碎性骨折。经交警处理，骑车的女子陪了全部医疗费。事后，我觉得惭愧不已，据那女子说，她当时按了喇叭，她不知道我耳聋，以为我会让她，谁知我不理会人家，反而让人家破费了。哎！都怪我该死的耳朵！”“不过，现在好了，从那一次开始，满街的人都知道我耳聋，老远望见我就避得远远的，现在没出过危险。”老人得意地笑笑。

我问：“檀大爷，天这么冷，又下着雨，你前面扫，后面又落了一地，你又扫不尽，怎么不歇一会再扫呢？”他冲我笑了笑，说：“它落下来我管不着，我只是在路上扫，落是它的意愿，扫是我的职责，反正我扫到下班时就算完工，今天的任务。”说完，老人依然是笑笑，又进入了忙碌之中。

又是一个大雾天气。整个天空布满阴云，

## 春游蜀西湖

3月5日是我国的24节气中的惊蛰。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

周末，我们一家来到蜀西湖公园，此时的蜀西湖公园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阳光普照大地，经过了一冬寒冷洗劫的草地，此时已是黄里泛绿，定睛细瞧，你会发现，金黄的草地上隐隐约约绣着几处暗绿的影子，那是从泥土里钻出来的小草的脑袋，一片片，一丛丛，那些蕴藏在泥土里的激情无声地涌动。远处环湖公路两旁的绿树依然在料峭春寒中挺拔生长，它们似乎在和寒冷做最后的抗争。“叽叽”的鸟叫声从绿叶中传来，使人想起古人的诗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

一处小山坡，有一片梅树林，此时的她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情窦初开。惊蛰前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为梅花增添色彩，这些梅花树，一律开展了一场竞花比赛；这枝还未开败，那枝又兴冲冲地开了三五朵，还有的迫不及待地缀满了花骨朵……这些梅花的花瓣，你仔细瞧，你会发现，完全展开的已是红里透白，还未展开的却是白里透红，只有包裹严实的花苞才显现出名副其实的深红。花蕊是淡黄的，点缀在红花之间，小蜜蜂撑起一个个灵动的小舞台。这时候只要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几只小蜜蜂在花间忙忙碌碌地穿梭，它们好像不知疲倦，不知满足地飞来又飞去。如果你能屏息静听，你会觉得有一种似有似无的嗡嗡声渐入耳鼓。最引人注目的是，忙里偷闲的人们，他们或携同家眷，或邀朋呼友，在草地上或卧，或躺，或立，或跑……每个人都徜徉在春日里温暖的怀抱！放风筝的儿童，从学校里走出来，积压了很多的沉闷与郁结，趁这大好的时光随着家人一道，谁也不愿意浪费这宝贵的春光，把自己最美的愿望连同风筝一齐飞向高远的蓝天。

这时，一对母女吸引了游人，小女孩的风筝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不慎风筝线从小女孩手上滑走，小女孩边哭边追，一直追到湖边，风筝挂在杨树枝上，小孩哭得更伤心了，母亲在一群游人的协助下取下风筝，小女孩破涕为笑，小女孩一边跑一边笑，她的身影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人群之中。只见白云间无数的风筝似乎与白云试比高。

湖边的柳树似乎与梅花相约，柔嫩的枝条上早已吐出点点嫩芽，嫩黄的小黄苞均匀地点缀在枝干上，向游人宣布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春天真的来了！

湖面似乎没有人注意，因为它除了夏季繁华过后留下的稀稀落落的残荷之外却什么也没有，尽管水面澄清如碧，连对面的高楼都拥入怀中，可是寂静够成了湖面的整个色调。尽管如此，但这一点也不伤大家的雅兴。因为，人的心境早已超乎眼前的景物之外，这种心境赋予了游人对各种景色的包容与接纳。

我也如此，春游蜀西湖，不为追逐浮华的美景，专为寻求一种豁达而行走一种超然的意境里。